

当代风流

长篇商战言情小说

莫然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莫 然 著

当代风流

长篇商战言情小说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风流/莫然著.

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7.12

ISBN 7-80094-462-X

I. 当…

II. 莫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5604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邮编:100009

北京通州兰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95 千字

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5000 册

定 价:19.80 元

内容简介

在所有的城市版图中，豪华的大饭店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，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产物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，代表着繁华与喧嚣、财富与成功。然而在那灯红酒绿的背景之后，隐藏着什么样的黑暗与邪恶？却是无人知晓的……

年富力强、英俊潇洒的舒亦凡，是从海外归来的商界巨子，又是首都上流社会的弄潮儿。他在收购江都大饭店的进程中，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——敢于利用投机、欺骗与种种手段来榨取财富的冒险家骆天成，于是，他们之间展开了一连串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的经济斗争……

精明能干的律师罗婕和热情似火的记者罗婷，是一对异地生长的同胞姐妹，却同时爱上了前程似锦的舒亦凡，并且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大饭店的风云之中。到底姐姐和妹妹，谁能赢得这个男人的心？商战是如此残酷无情，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搏斗，因而故事的结局，也令人扼腕叹息……

本书既有商战之火爆，又有言情之悠长，是作者浸润商海多年之后捧出的力作，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和震撼力的优秀作品。书中人物正是新时期的“当代风流”，他们在此风云际会，用权力、金钱、爱情、勾心斗角的阴谋和令人心碎的事件，组织成了一个曲折坎坷、引人入胜的世界。

引子一

许多年以后，何婕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冰天雪地的夜晚。在今后的一生中，她再也没能走出那个夜晚。

连着下了几天大雪，这座北方的中等城市像是一个被凝固的巨大的冰窖，人们呼吸出来的空气都冰冷刺骨。当何婕独自守候在雪桶似的站台上，守候在四周无边的黑暗里时，仿佛已被冰雪冻结在水泥地面上……

P市的火车站曾向全世界仰望的北京城输送过数以万计的红卫兵，却在“文攻武卫”的吼声中被砸成一片废墟。现在那栋掀了顶的检票房兼候车室，就如魔鬼的宫殿一般丑陋寒碜，月台上的街灯早已尸骨无存，地面冰雪惨白的反光映衬着夜色，好似点点鬼火在闪烁……

北上列车还有半个小时才开，悬挂在站台横梁上的圆形大钟，指针的走势令人焦灼不安。

迎面过来几个戴着红袖箍的彪形大汉，带着一连串疑问的眼光像探照灯似的扫射过来，捕捉到未成年的女孩子那单薄的身影，革命的铁拳才又揣回袖筒里。但何婕却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惊吓得浑身发抖。自从她作出那个石破天惊的决定，深深的恐惧就攫住了她的身心。

对面的一堵墙上，“砸烂舒亦凡的狗头”几个鲜红的大字赫然在目。但有人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风险，妄图解救这个P市最

大的学生组织领袖、红卫兵头头于水火之中。千钧重担压在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身上，她怎能不胆战心惊、簌簌发抖？

“什么？你要我破坏部队支左，去搭救地方上的一个坏头头？”她的姨父何威扬——P市警备区副司令听她说完，当场就暴跳如雷，有如雄狮抖开了鬃毛。

若不是被伊灵姨妈一把搂住，小姑娘差点儿吓得钻进桌子下面。何婕在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面前很神气，但却不敢跟指挥千军万马的姨父比高低。

“如果舒亦凡是坏头头，那么周司令的死就是咎由自取了？”伊灵姨妈小心地看了看窗外，才压低了声音反驳。她是军区文工团的专业创作人员，在这场浩劫中未免于难，但也曾被另一派“革命组织”揪去游斗，因此言谈中就带出了一股大辩论的火药味儿。

何威扬顿时低下头颅，以示对亲密战友周司令的无限哀悼。

P市近几个月来武斗频繁，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“八·一八”和“红造司”兵刃相见，枪林弹雨将昔日的闹市织成了一片火海。春节前夕，警备区司令周勇乘着一辆军用吉普去慰问官兵，途经“红造司”的防区时被几颗流弹打中，如今还停柩在部队设的灵堂里。昨晚何威扬和妻子伊灵去看望老上级的妻子，两个女人相见之下泪飞如雨……手下的一班将士全都气得嗷嗷乱叫，中央军委却严令“尊重地方运动”，以致无法缉拿凶手。

“既然‘红造司’这么操蛋，那‘八·一八’当然就该是革命组织咯？”戎马一生的武夫何威扬无法自圆其说了，“但舒亦凡是‘八·一八’勤务组的人，却又无端贴出大字报，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，现在被各派拉出去轮番游斗，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，也是罪有应得嘛！”

待姨父那场雷霆之威过去，“八·一八”中学联的小头头何婕才敢挺直纤细的腰，伶牙俐齿地站出来：“中央文革的成员，也

有不少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场，又在万众欢呼声中下台，有什么了不起嘛！听说‘红造司’今晚要把舒亦凡抢去，来一个假枪毙，闹不好就会人头落地呢！”

读了不少世界名著的何婕，已懂得隐藏自己的个人情绪。伊灵向来将聪明能干的侄女视为己出，现在也毫不犹豫地站在这条革命路线上，给丈夫下了个最后通牒。

“威扬，无论我们对这场革命的认识如何，总之不该让生灵涂炭吧？主席也说过，人头不是草，割了就不能再长。像周司令那样的悲剧不能重演。人命关天，你就想办法来个瞒天过海，飞兵救人吧！”

文化不高的副司令向来听信有学问的妻子，当下把一双强壮有力的大手捏得嘎叭脆响，那种调度千军万马的豪情又回到胸膛。他红着眼睛叫道：“他奶奶的！放走舒亦凡，也算是间接为周司令报仇雪恨吧！大不了扔下这顶乌纱帽，解甲归田回苏北老家去！”

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，竟在义愤填膺之下忘记了当时的险恶处境与自己一生所信奉的律条，这使他日后付出了沉重无比的代价。现在他凭一腔沸腾的热血，便去摇动电话机，召来警卫连连长，下达指令。

P市还有不少人记得那个雪花飘飘的傍晚，某大学组织批斗“八·一八”黑头头。露天操场在刺骨的严寒中冻得僵硬，激昂的斗志和捍卫的热情也随之降为冰点，有人索性在敷衍了事的口号声中溜之大吉。衣衫单薄的舒亦凡被一帮“铁杆”扭着胳膊跪在雪地上，顽强不屈的反抗使他浑身上下鲜血斑斑……一群身着草绿色棉衣却没戴徽章的壮汉突然冲上台去，用训练有素的格斗术击倒周围荷枪实弹的大学生，救出在拳打脚踢下昏死过去的舒亦凡，又趁着暮色的掩护转眼间无影无踪……

按照姨父订下的作战方案，营救计划的后一半要靠何婕自己

去执行。北上的列车处于“红造司”的严密监视之中，但部队却有办法以“军机要务”为名包下一间软卧。于是现役军人打扮的何婕便顺利地混进站台。副司令也确有“瞒天过海”的本事，打算让何婕把本组织的头头护送到首都后，小姑娘就可以实现当兵的宿愿，不必再回P市受任何牵连。

列车进站了，像只巨兽挟着霏霏白烟、森森寒流扑面而来，钢铁碰撞的声音振聋发聩，旅客们这才提着行李纷纷奔到月台上。何婕挪动麻木的脚又往暗处退了一步，以免碰上什么熟稔的面孔。

她突然从人群中认出了舒亦凡，热血冲动地涌上脸颊，恐惧却扼住了喉管。那张令人仰慕的年轻的面庞有如大理石般苍白凝重，颀长的身躯裹在一件特号军大衣里，蹒跚的脚步踩得雪地嘎吱作响，就像是一个负了伤撤离战场的士兵。一股莫名的情绪充塞住何婕的胸口，她赶快从藏身的黑暗中溜了出来。

“舒……”她轻声地、胆怯地嗫嚅着，不知跟他说什么才合适。

两个护送的警卫战士发现了她，立刻停住脚步，舒亦凡却沉着地压下了军帽护耳，借着黯淡的光线打量她，

何婕茫然失措了。这位被中学红卫兵们传为神人的领导者，现在蓦地横在她面前，像座巍峨的冰山般寒气逼人，高不可攀，唇边挂着的那一缕笑容更是深不可测……她突然觉得喉头干涩，声音也失去了意想中的全部热情：“还记得吗？在两个月前欢呼最高指示的会上，我们见过面……”

“哦，你就是那帮中学联的……”舒亦凡眯起眼睛微笑着，继而又皱了一下眉头，似乎这笑容牵扯出面部的痛感。事实上他浑身都火烧火燎地疼痛难忍，十数个昼夜所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，已使得他几乎站立不稳了。但从路上与警卫人员的简短交谈中，他得知了小姑娘的壮举，良好的记忆又是那个年代常为人称

道的领袖素质，因而他毫不费力就认出了她。

汽笛响了，警卫员恳请他们赶快上车。何婕干练地走在前头，不时警惕地向车厢两端张望着。两个人闪身进了软卧包厢，她和警卫员交换了一瞥会心的眼光，立刻忙不迭地锁上车门。挎包里已备好了干粮和水，看来在接下去的几十个小时里，她再也不打算撤掉这道防线了。

何婕回过身来，用一个紧张的笑容掩饰内心的不安。舒亦凡却从她神经质的手势和迷乱的眼光里，发现了那道透彻心肺的恐惧。他从容不迫地笑笑。二十三岁的大学生，全市红卫兵的领袖，动乱时期催人早熟的阅历和瞬息万变的“斗争”经验，已经使得他能够临危不惧，处变不惊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除下棉军帽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，然后温和地笑望着她。

“何婕。”她情不自禁地回报了一个异样的目光，突然觉得虚弱、疲倦、浑身乏力，连忙背靠在车厢门上，仍是一副“誓死捍卫”的模样。

舒亦凡不出声地笑了：“哦，你就是何威扬的女儿……”他又机智地补充了一句，“对周司令的死，我们‘八·一八’战士都万分痛心！”

何婕迅速脱下棉军装，露出戴在毛衣上的红袖章，生硬地跟着表白：

“瞧，我时刻都戴着呢！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跟‘红造司’血战到底！”

这话根本有悖她的初衷，也跟此刻正荡漾在她心里的感受不相吻合。但在那个年代里，绵绵情思与温言软语常被这一类激昂的情绪所代替。在他们唯一见过面的那次“欢呼”会上，本组织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亲切地接见了无限紧跟的中学生头目。当时，以诙谐风趣著称的舒亦凡，对坐在身边的一个小姑娘笑道：“希

望下次聚会，你能戴着红领巾来见我！”

他已经厌烦了无穷无尽的政治口号，令人头痛的“夺权”之争，和动荡反复的风云局势。若有一个身穿白衬衣、蓝布裙，颈系红领巾的小姑娘，会像远方飘来的一片纯净的小白帆，给光怪陆离的现实抹上一道清丽的亮色。

那个剪着男孩子式的短分头、穿一身旧军装的女中学生听了这话，高兴得喘不过气来，但回答却让他啼笑皆非：“红袖章和红领巾一样，也是红旗的一角嘛！”

现在他望着何婕清泉一般明亮的双眸，因兴奋而涨得通红的脸颊，对此行的担忧又如泰山压顶。他的双肩塌陷下去，似乎不胜国家、民族和人生的多重负荷。乱世离情那种深层次的苦难与悲哀，也在这张脸上刻下了道道沧桑的痕迹。他垂下眼帘，遮盖住一双阅尽风云的眼睛，只有那一头又黑又亮的短发，仍旧顽强不屈地如乌云般翻卷在额前……

“是啊！世界上没有不付出代价而成功的革命，这是每一个生当此世的中华儿女自觉的使命与责任。但这个国家似乎已发生了颠倒和错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玷污被扭曲了，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社会，不该是这个血腥的样子……”他低下头去，心神不宁地叹息了一声，“唉！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前进中，因袭着何等沉重的历史沉痾！人民徘徊、反复的过程是何等惨烈！过去我们用心用热情干得太多，现在应该用大脑用理智好好想一想了……也许到了1978年、1988年，历史才会告诉人民些什么，我们才会懂得自己都干了些什么。可是这也需要付出代价，甚至是更加沉重的代价……”

何婕浑身战栗地看着他。这一刻从他嘴里吐出的都是金玉良言，她准备把它珍藏在心底，珍藏一生一世。虽然这一番不乏明智的话，她要在十年、二十年之后才能清醒地认识到，但她仍如汲取玉液琼浆一般如饥似渴地听着。因为一颗蓓蕾初绽的少女的

心，已经把面前这个气质超群的年轻男子当作崇敬的偶像。

然而偶像本身却未能保持应有的潇洒，话还没说完，就在非凡的痛苦中沉沉睡去……

一连数十个小时，何婕虔诚而忠实地守卫在这个静谧的包厢里，沉迷在无边的遐想和深沉的黑暗中。她呆呆地凝视着面前这张历尽磨难的英俊的脸庞，眼睛里滞留着一份甜蜜混杂着惶惑的神情，她的目光似乎游移不定，却又全神贯注。她的头顶垂着一缕流幻万端的光线，而在她侧面的黑黝黝的玻璃窗上，却仿佛印着一副变化莫测的梦境：像是一匹白马在奔腾跳跃，一群魑魍在翩然起舞，一只夜莺在婉转悲鸣……

这个男子现在已经和她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，这个男子和她的命运往后又会怎样？她皱起眉头，仿佛知道自己在今后的一生中，永远也不可能走出这片梦境。

引子二

在罗婷的记忆中，只有一样东西是她想要得到而又没有得到的，就是那个在黑色星期五走进她生命的男人。

那一天，令整个西方世界恐慌的黑色星期五的阴影，也同样笼罩着北京机场。当罗婷走进那座喧闹的候机大厅时，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紊乱纷繁的世界。

如此众多的旅客云集在询问处，几乎挤塌了工作台。在人头攒动之中，服务小姐的笑容里掺杂着惶惑与不安，往日清脆的嗓音也变得喑哑了。在她身后，航班栏目牌全部凝固一般滞止不动，罗婷随意一瞥，仿佛今天的班机没有一班准点过。再放眼望去，几乎每个登记处都掀起了一片喧嚣的浪潮。她惊奇地把目光转向另一侧宽大的玻璃窗，只见坚实的跑道上停着稀稀落落的几架巨型客机，似乎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起飞的信号。

身后的感应门时开时启，首都初春凛冽的寒风呼啸而入，吹得四周人们都滴溜溜旋转，更加忙乱纷纷地奔波着、吵闹着，投入到席卷整座大厅的狂潮中。罗婷不知所措地加快了脚步，抢到自己的那一班登记处。然而另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比她更为动作迅速，一伸手就摘下了到海口的登记牌。

“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匆忙问旁边的一位旅客，“怎么全大厅的人都跟疯了似的？”

“这意思就是不该买4月13日星期五的飞机票。”那位旅客

不慌不忙地回答，“今天几乎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，去海南的飞机说不定还会取消。”

这道声音带着低沉的沙沙声，但却沉稳动听，罗婷不由地转过头来，这才发现对方身材高大，令人不得不抬头仰视。

这个男人身姿优雅地倚在工作台旁，手里托着一小听罐装啤酒，脚下的行李车上放着一个花纹精致的牛皮箱，其潇洒自如的派头，丝毫不为四周喧嚣的氛围所干扰。罗婷感到好奇，不禁又注意地打量了他几眼。虽然在首都，这样卓尔不群的男人也属罕见。他西装革履，浑身散发着淡淡的“古龙”香水味儿，一头浓密的黑发精心地梳到后面，露出宽阔的额头，显得精神目朗，气宇轩昂。

罗婷惬意地笑了。她性格开朗，擅长交际，每每希望在旅途中遇到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，于是又搭了一句腔：“13是西方忌讳的数字，怎么会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年头，来搅乱中国的正常秩序？”

对方望着她风趣地一笑：“或许是心灵感应吧！这个世界本是息息相通的。很简单，许多科学技术引自西方，比如计算机程序，各种信息联网，机场现代化管理的方式等等……再加上相当一批来中国旅游的乘客，在决定行程时的微妙心理，其冲击波足够引起今天的混乱啦！”

此人谈吐不凡，更加引起了罗婷的兴趣。她索性放下旅行袋，好奇地问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买今天的机票？”

“我专门吩咐过，可是具体经办人说不信这个邪！”他神态威严地哼了一声，“看来从海南回来，我得把这敢于犯上作乱的小子提起来，委以重任啦！”

这话虽带有明显的戏谑口吻，却暗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人。但这个男子看上去四十岁刚出头，那口普遍话虽然字正腔圆，却抹不掉一丝南方土音。久经沙场的罗婷竟一时判断不出对方的真

正身分。她又朝询问处的方向一摆头，问：“那些人在那里做什么？”

“大概是被取消的某次航班在起哄闹事。”他呷了一口啤酒，嘲讽地挥挥手，“嗨！群龙无首，闹不出什么名堂！”

那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又走回来，重新插上“海口”登记牌。他们身后立刻呼啦啦围上一群人。不知是谁踩着了罗婷的脚背，她痛得叫起来。那个男人便伸开强劲的手臂阻挡着一拥而上的乘客。这种礼让在先的绅士风度也不多见，罗婷感激地冲他点点头，又迫切地问那穿制服的小伙子：“去海口的飞机准时吗？”

他发现问话的是一个年轻活泼的女性，随即便咧嘴一笑：“你们这班运气好，只推迟了一个小时。”

他们的运气真好，刚才围向询问处的同机乘客现在全被挡在其后。但罗婷领到登机牌却不免懊恼：负责登记的小姐玩了个“颠倒座次”的花招，因此他们的座位反而被排在最后。但想到那令人愉快的伙伴正与自己为邻，她的心情又快活起来。

“瞧，我们的运气真不好！”她在波音 737 的后舱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对已坐在那里的潇洒同伴笑道，“看来西方的文化不无道理，黑色星期五真是倒霉的日子！”

那男人因个头高大，挤在后排颇不舒适，于是也抱怨地评论道：

“但这个国家的文化却处处与西方背道而驰：西方人拆铁路，我们修铁路；西方人从城市流向农村，我们从农村涌向城市；西方人从高楼搬到庭园，我们从平房搬上高楼；西方人以自己的语言为至尊，我们却拼命学外语……”这个男人小声说着，但仍引得前面的乘客扭过头来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又补充道：“当然，这个世界的总趋势还是一致的！一些必然要走的路绕不过去，一些必定会碰上的问题也回避不了……”

话虽如此，这次旅途总算对他们敞开了大道。罗婷透过机上

的椭圆形舷窗，看见跑道两旁长龙似的指示灯在薄晖中若隐若现，飞机立刻就要旋风般地拔地而起，载着她飞向另一个陌生、新鲜的地域。她嗅着身边那个男人散发出的独特气息，心里突然惆怅莫名，眼神也变得茫茫然，似乎不愿这次旅程很快结束。

好像是为了让她如愿以偿，一个男乘务员匆匆走来，冲着最后一排喊道：

“谁是罗婷？谁是舒亦凡？”

出于本能，她立刻站起身来。往常也有这种事，总编的追踪电话竟有本事打到机场。但舒亦凡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，却使她浑身血液都加速了流动，目光也游移不定地投向邻座。难道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就是刚刚邂逅的男子？

邻座不悦地皱了皱眉头，男乘务员立刻捉住了这道神色，脸上浮起一个谦恭的笑容：“请两位乘客把机票取出来看看，好吗？”

罗婷不加思索地掏出机票递过去，邻座颇不情愿地照办了。出乎意料的，那乘务员接过去微微一瞥，就“唰唰唰”地撕成碎片，然后换了一副不容置疑的口吻：

“你们的机票有问题，请两位立刻提上自己的行李，跟我去机场售票处！”

几乎所有的乘客都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回头侧身观看这一幕。罗婷气急败坏地涨红了脸，叫道：“我这张飞机票是在东四民航售票处购买的。有什么问题，也该去问你们自己呀！”

“是啊！所以请你们先下飞机，帮助我们再核查一遍。”这次男乘务员绷紧了面孔。

邻座也站起身来，但却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，因为后机舱的舷顶实在太矮。他就那么躬着身曲着腰，沉着地质问：“请问你有什么权利撕我们的机票？有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？不能在这里弄清楚吗？”

那乘务员像早有准备，狡黠地提高了声音：“对不起，我是奉命行事。请二位立刻下飞机，否则这次航班就不能启程！”

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深潭，等待已久的乘客全都不满地大声喧嘩开了。眼看众怒难犯，他们只得狼狈地提着行李，在各种目光的注视中，跟那乘务员走下舷梯，又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滑行、加速、腾空而起……发动机喷出的强大气流吹乱了他们的头发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淹没了他们的抗议……

从机场售票处走出来，两个人的手里各自捏着一张次日的机票。

舒亦凡哭笑不得地弹了弹那新崭崭的纸张，“我早就说过嘛！黑色星期五，机场的管理完全乱套了！咱们最先换登机牌，却被当作最后登记的乘客。那两个座位，一定是被什么政府要员或者公安刑警占去了……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罗婷懊恼地直跺脚，“我要赶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，抢不上头条新闻，总编还不把我给吃了！”

“而我是要去主持一个新闻发布会！”舒亦凡讥讽地看了她一眼，“哼！若不是你沉不住气，先站起来，那乘务员兴许还发现不了我们。我应该怎么感激你呢？”

两个人气咻咻地对视了几秒种，又同时爆发出一阵笑声，心里都在嘲笑自己刚才失态。俱是见识过大场面的人物，却没料到在阴沟里翻了船。

“原来你就是那个投资公司的负责人！”罗婷爽快地伸出手去，“认识一下吧，我是经济报的记者。专门赶去采访你们，没想到在这里发生了遭遇战。”

“呵！无冕之王啊！我们可得罪不起！”他诙谐地笑起来。

罗婷感到他的手强劲有力，一股愉快的暖流迅速传遍全身。她下意识地捕捉对方的眼神，发现那道目光里也流淌着欢悦。两朵微妙的火花亲切地碰撞了一下，她心中顿时激荡起一种妙不可

言的感觉。

“喂，听说你们公司慧眼独具，一嗅到海南要开放要建省的气息，立刻抢先在那里买下了一大片土地。”出于职业习惯，她热情洋溢地问，“我可以先来个独家采访吗？”

“哦，不可以。”他从容不迫地摆摆手，“对于这件事，我现在还无可奉告。”

“好一个舒亦凡！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”罗婷又抛出一串响亮的笑声，继而又眯起眼睛肯定地说，“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！还有你那些不平凡的事迹！”

“是吗？”他疑惑地打量着她，眼光突然黯淡下来，神情也随之变得冷漠，似乎在那个瞬间便心生警惕。

罗婷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她焦灼地看了看手表，已是中午时分，那个异常急迫的问题还没找出解决的办法，只得再次将信任的目光投向同伴。

“哎，你拒绝采访，我今天就更是非走不可啦！你有什么特别的招数？”

舒亦凡在新结识的女伴眼中，读出了一份平日颇多领受过的崇敬，越发不满意自己现在虎落平阳、龙困浅池的状况，竟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一展身手，颠倒乾坤。他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，神情又变得开朗起来。

“今天去海南还有一班加开的飞机，你跟我来……”

她必须溜一小跑，才能跟上那个大步流星的男人。

二十八岁的罗婷便在改革开放的年头，亲眼目睹了一次首都机场“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”，亲眼见识了一个传闻已久的男人那杰出的组织才能。这个男人带着神秘的魅力，在黑色星期五走进她的生命，从此与她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仿佛预示着她今后的一生都将翻腾着那股瞬息万变的风云，激荡着那片波澜壮阔的大潮。